

又是梅雨季。白天气，劈头盖脸的雨拍打下来，打得雨棚“哗啦啦”作响的时候，就莫名地感到了心情下滑了好几个档位。望着书房外雨云遮挡的天、雨雾朦胧的地，感觉世界灰扑扑的，一切都变得不是很惬意了。

梅雨季不告而至的头两天，出门两次。

一次是衬衣加长裤，穿着一双颇便利的运动鞋；稍稍往外走了几百米，衣裤全湿，鞋子更是可以养蘑菇了。二次穿着运动短衫，踏着新买的拖鞋，情况就更加狼狈；身体湿透，好似洗了一个淋浴，脚下更是一步一滑，整个脚掌都差点从拖鞋前面溜了出去。遇到这样的雨天，心情郁滞之下，就有点百无聊赖，啥都不想干的懒劲了。

于是就有了雨季的第三次出门。回家的时候，拎着伞，琢磨着，反正身上已经湿了，就慢慢地走吧，在雨中慢悠悠迈着步子，故意一脚一脚踏着地上的小水塘子。一朵极粉嫩的月季花，就极鲜妍地撞入了眼帘。风吹着，雨打着，花枝儿极有精神地微微挑起，特将那一朵花挑在了我的面前。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点点雨珠落在花瓣上撞得粉碎，花瓣上好似涂了一层粉，大半雨滴都溅开落下，只有极小的几点雨水挂在花瓣上，有了稀稀拉拉十几点水珠的装饰，这花就莫名地，精神了，灵动了，就连颜色都好似柔和、青嫩了许多，好似从压力巨大、焦躁不安的成年人，突然恢复到无忧无虑、可以肆意活泼的少年时代。

再往前两步，老大一架蔷薇花

从栅栏里探了出来，五六朵鲜艳的红花在绿叶丛中，摇头摆尾地向路过的人打着招呼。一如那朵月季，雨水洗去了枝叶上的灰尘，雨点娇嫩了花朵的颜面，一枝混在花丛中

花和雨

血红

的葡萄藤，伸出了老长老长，几乎占据了半边路面，带着一丝水汽拂过脸庞，好似有一朵藏了些小心思的花儿，在娇羞地跟你打招呼。就这几朵花，将风雨带来的潮湿、黏稠、闷热和灰暗一扫而空，它们摇曳在风雨中，鲜活而鲜嫩，以一种和艳阳下迥然不同的方式，将最华丽的生命力散溢出来，每一朵花、每一片叶、每一根枝条，都肆意地展示着自己的美。

心情就莫名地明快了些，赶紧掏出手机，将几朵花儿的俏颜保存了下来。

紧赶了几步，回到自家的小院子。两棵刚种下的香樟，笔挺地杵在那儿，三四丛刚长出来的叶片，极有精神地朝天空舒展着。在一根树桩子的顶部，有一条比铅笔还细的一半，只有巴掌大的嫩芽，刚刚萌发。前两天，一直蔫蔫的，叶子全都打了卷的柚子树，所有叶片全都舒展开了，得意洋洋摇晃着枝条儿；它斜对面的那株红枫，浓密的枝叶洗得干净，小小的翅果也显得青嫩了。树下，顺着花坛的边缘，二三十

盆三角梅一字儿排开。上方的树冠给它们挡住了大部分的风和雨，一条条从树冠垂落的雨水，极有韵律地滴答在花盆中。几十棵大小不一，色泽不同的三角梅，就不断地点头，又不断地昂起了枝条，青的、粉的、洋红、艳紫的花朵，也就极有韵律地跳动着，将细小的雨水洒向四面八方。真好像一群在雨地里撒欢的娃儿，完全看不出被风雨折腾得憔悴，反而焕发了让人莫名欣喜的活力。

回到家，溜达到书房，透过窗，看到隔壁邻居家院子里的高树上，缠着一条花藤，几朵神似喇叭花，却更显得肥厚一些的花朵，下黄而上红，同样惬意地在高枝上招摇着绚烂的脸蛋。精神气又回来了，变得圆满意；想要偷懒的那股子劲儿，也就从骨头缝里，一点点地溜走了。极吓人的滚雷声从书房上面溜了过去，一路翻滚着冲出了几里地，在隔壁小区上方“咚”的一声炸开。于是风雨声更盛，灰色、半透明的风雨雨拍了下来，整个院子都水雾朦胧，花花草草、大小树木，也都模糊了颜色。

心却是笃定的。管你风雨多大，花儿总归在盛开。风雨中，到处都有各色的花朵在绽放，它们在风中、在雨中，摇曳生姿，绽放生命，每时每刻都在汲取一切可用的营养，竭力地生长，将原本枯燥无味的风雨，点缀成了极可观的美景。

于是，自己也要努力啊！总有这么多花儿，在雨中陪着你。



日照金山

遇到胡子大叔是在正对梅里雪山的“雾浓顶”。胡子大叔与妻子一个月前从上海出发，驾驶着他们的小型越野车边行边玩，终于，爬上了这海拔3500米的高原。

今天不行啊，云估计要到下午才能散开。”站在民宿清晨的阳台上，没有看到预料中的“日照金山”，胡子大叔显得有些无奈。而他的妻子则试图操控无人机穿越那片云雾，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。于是，他们翻出手机里拍摄的前一天早晨的“日照金山”给我们看，以慰藉大家与美景擦肩而过的失落。原来，前一天的早上，胡子大叔和妻子就已经在飞来寺那边看到过“日照金山”了，实在是有点意犹未尽，便决定换个地方住下来再看一次。大家都怪“雾浓顶”这个名字没取好——雾都这么浓了，还想看到“日照金山”吗？“旅行不就是这样嘛。总有无奈，但也总有惊喜。”胡子大叔却和我们讲起这一路上的走走停停。他说，不论是无奈还是惊喜，都只有在随性和闲适之中才能体悟到，急匆匆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是无感的。

看上去顶多五六十岁的胡子大叔显然已经过了“急匆匆”的年纪。去年他们自驾去了一趟新疆，来回也有一个多月。而这次他们还没有想好要出来几个月，开到哪里是哪里，直到精疲力竭为止。胡子大叔应该也曾为了生存而“急匆匆”过。他告诉我，别看他人高马大，身板还算挺拔，其实血管里已经撑起了4根支架，“医生关照我去高原不能超过海拔3000米，可现在都3500了。不过为了看到美景，偶尔得冒一次险，应该也没有事吧？”胡子大叔笑声朗朗，似乎要把那片遮挡了雪山的云雾驱散。

在胡子大叔面前，我们这些“急匆匆”的人为了节省时间，从上海直飞丽江，然后租了一辆自驾翻山越岭，赶了六七个小时的山路，才在深夜抵达这片“雾浓顶”，为的是看次日一早的“日照金山”。看着我们疲惫的样子，他随即感慨：“你们年轻人旅行缺的是时间，而真正到了有时间肆意旅行的时候，又有可能像我一样身体日益衰微。这大概也就是人生的捉弄吧。”

飞抵加拿大多伦多的第二天，夜半更深，还在倒时差的我们似眠似醒中，忽闻警报声大作，尖利刺耳，持续不绝。啊，公寓楼着火了？要不要逃生？一骨碌起身，从猫眼里窥探，走廊里空无一人。向窗外楼底望去，一辆闪烁着警灯的消防车正停在大楼正门前。

充当地居民久了，发现“消防”早已楔入了多伦多人的生活，消防车、消防员与居民十分亲近，堪称形影不离。一次在公园闲逛，发现一辆消防车驶来，悄然停下，一群小学生即刻围拢上来，几个消防员下车，向孩子们演示起车上的设施，讲解灭火的全过程，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，还不时提问互动。我们三岁的小外孙也成了小小观众，着迷般地旁观听讲。这显然是一场有组织的消防知识普及

课。而没想到的是，不久后的一天，小外孙享受了一次“专场”殊荣。那天在家附近与一辆新颖的消防车邂逅，小外孙很自然地向上车上的消防员挥手致意。始料未及，一名消防员下车，从口袋里掏出一长条印有消防标示的粘贴纸，送给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，并热情地打开车上的工具箱，演示如何接水、喷水，小家伙目不转睛，虽似懂非懂，却被牢牢吸引。后来，每次去早教中心上课，他都要穿上为儿童特制的消防员制服，拿起灭火工具，模仿一番。

看来，多伦多的专职消防人员，把向公众普及

泰康路210弄是我上下班必走的一条小巷，屈指算来走了二十多年了，今年8月我将退休告别这条弄堂，心里不胜感慨。记得1998年秋天，泰康路的路面进行重新铺设，年底，著名画家陈逸飞、艺术家尔冬强、王劭音等人和一些艺术品商店先后迁入，掀起了一股艺术之风，使这条名不见经传的老弄堂成了特色街。起名“田子坊”，弄内的老厂房构筑起了艺术工作室，经过艺术的装饰焕然一新，从此，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了站立全球前卫、时尚前沿的阵地。

我目睹了这里的变化。每天早晨和傍晚，都沿着泰康路走到建国西路，后来发现泰康路210弄可以抄近路。每天早上下班，穿弄堂省时又省力。那天下班，偶然穿进一条小弄堂，颇为惊艳，突然感到“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”，原来的破旧弄堂成了深藏闺中的美女？艺术工作室、名人画廊、工艺坊、手工服饰店与民居错落而置，有其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标志性的地域风情。那干草编织的落地灯，简约而风情，让人自己也想做，还有旗袍店和艺术品小店，都有那么可爱的小招贴画，这地方简直是一个艺术宝藏。

这里由综合社区民居和产业园区厂房组成了上海著名的打卡景点，有艺术家在画室里挥毫画画，有店主在门口的桌子上剪纸、几个老外在褪色的砖墙下品咖啡，远处传来洗菜淘米的市井声，还有居民坐在小巷里下棋……生活与艺术，浑然天成。城市在历史和生活、艺术与商业的融合中奇妙地获得了新生。上下班趁机会走进弄堂，边走边欣赏弄内的建筑和橱窗，还可以少走好多路。走进弄堂，常常触景生情，勾起对弄堂往事的许多回忆，甚觉温馨。在弄堂里，我有太多的童年快乐和青春欢笑。

田子坊一年四季充满着浓郁的艺术氛围，颇对我的口味和心情。走过小巷偶尔再瞥一眼“出其不意”的小店，小碎花的墙纸配上一屋子用碎布拼成的布娃娃和各种小物件，实在挡不住她的温柔。我挑选了穿朝阳格衣服的布艺女孩，小屋子里的女孩安静地坐着全神贯

注地一针一线给你缝上布娃娃的姓名，令我出其不意地欢喜。让人觉得时光仿佛回到了童年，总是穿条背带裙像花一样地盛开，承载着

我童年的斑斓梦想。抱着新买的布娃娃，有种返老还童的喜悦。充满童趣的手工的布偶，包袋，朝阳格手帕，让我想起孩提时代，自己带着小板凳到弄堂里办小小班、玩手帕游戏的情景。用一方漂亮的手帕，打出各种蝴蝶结，还作为装饰品戴在头上。那时，每天放学后，弄堂便是我的欢乐天地，女同学用粉笔在地上画好线，玩起了造房子。人数多了就玩跳绳、跳橡皮筋或者踢毽子。老鹰抓小鸡、摸瞎子、丢手帕。男同学玩的项目就更多了，有斗鸡、打弹子、飞纸飞机、打羽毛球和踢小足球；还有读中学时，坐在门口编织毛衣、看小说、听流行音乐……

想起上海的老弄堂，眼前会浮现出许多熟悉的景象：那独有的石库门造型、整齐划一如兵营式一户户地排列，还有天井后不太宽敞明亮的前客堂、对着那油腻添黑和狭小灶披间；不过，灶披间的楼上，却是颇为逼仄且又最易引人遐想的亭子间呵。当年唯一慷慨而阔绰的阳光。大弄堂内我们始终在热闹地游戏，欢快而不知疲倦地喧哗着；小弄堂里始终有一些阿媪在洗衣服刷马桶生煤球炉等，她们毫无怨言地成为了这块土地最忙碌的人群。关于田子坊，一定也有许多类似的故事。

童年和少年是人生的乐园，也是人生奋斗后想回归的终点。为再圆童年和青春时代的美梦，那天，我特意穿上江南蓝底白花旗袍，化妆一番后，来到田子坊弄堂里，取出折扇，摆出各种姿势，请单位里的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，洗出来一看，就像上世纪30年代的旧挂历，典雅美丽，梦回当年。

每天清晨走进田子坊弄堂，心情分外愉悦，漫步其间，享受难得的宁静和安详的氛围，虽然将要告别这条弄堂，但是我还会经常来这里漫步。

可敬可亲消防员

吕怡然

20多分钟，只见消防车驶离，恢复宁静。翌日方知，因公寓楼里出现火情苗子，消防车当即赶来排查，消除隐患。

消防知识当作日常功课，不放过任何机会，“从娃娃抓起”。6月间政府举办开放日活动，参观消防局也是其中一个项目。我们带着小外孙前去，只见消防局那天全景式开放，每辆消防车都向公众敞开，周围挤满了孩子。消防员们笑容可掬地鼓励孩子们“动手动脚”，把玩消防器材；牵着或抱起孩子，让他们坐进驾驶室，手握方向盘，体验一把；还为孩子们和某家人在消防车旁合影。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，在这样的氛围里，“消防”二字就潜移默化地渗入孩子的心灵。看到一个很有意思

巫山仙境

(摄影) 汪若韵



老朋友邀去浙江嵊州农家乐。我刚在天台山一带游览过，住宿就在嵊州的越剧小镇上，因有心慕已久的童孟侯老作家同行，于是欣然再次出行。

我们住宿在号称瀑乡的王院村。第一天吃罢丰盛的农家午餐，老友们在绿葱茏、青草茵茵的疏朗庭院里聊一会儿天，就各自回房间休息了；只有我精力旺盛，独自徒步蜿蜒盘旋而下的山道去看瀑布。疾行半个多小时到达景区。溪坑前竖有“江南第一瀑”的广告宣传彩色战牌，山吞里的免费景区，游人稀罕。噫吁嚱，瀑布飞泻奔涌，状如银下山，掀起蒙蒙水雾；威乎哉，瀑水拍击岩石，声若万鼓齐擂，惊散飞禽走兽。虽是山村瀑布，到此一游，却也一时兴奋，一夜欢喜。

次日，我们先游览建筑簇新的越剧小镇，而后车驰西北，约摸半小时到达崇仁古镇。这是一座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，兴荣于明清的千年古镇。在古镇入口处，一块寻常且粗糙的立碑上刻着“崇仁村建筑群”六个大字。崇仁古镇，这里因裘氏家族聚居而发展繁荣，至今已传承三十余世。这里是全国第二、越剧流派名家袁雪芬、筱丹桂、傅全香、周宝奎等均出自崇仁。崇仁也是围棋之乡的重镇，中国第一个围棋世界冠军马晓春也出自这里。崇仁地区还是紫砂

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基地。崇仁的古建筑连片成群，各台门之间用跨街楼勾连，既珠联璧合，又独立分户。这里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个，还有多达150座明清至民国年间的老台门和宗祠建筑。如玉山公祠、敬承书房、老屋台门、员外台门、文元台门、大夫第台门……台门是绍兴地区对具有一定规模和封闭独立院落建筑称呼，一般由天井、堂屋、侧厢、座楼等组成，有的还有游廊和美人靠。走进一座座屋墙森森、云门阖闾、庭院深深，渗透着久远岁月气息的老建筑，仿佛在一座老台门里，琳琅满目地展陈着许多造型别致、制作精美的紫砂工艺品。喜欢收藏摆件玩品的童孟侯老师，在一对玲珑有趣的男女造型紫砂小摆件前，凝聚了流连的目光，“这对物件什么价钿？”物主回复：“八十元。”大气的淘宝人并不还价，手机扫码付款后欢欢喜喜地做了这对甜蜜爱侣的家长。

崇仁古镇，不是一般江南小镇，这里道墟掩掩连绵台门，悠悠岁月沉积文史包浆。历史无价，“非遗”无价。见证了一件紫砂物的转手或是说传接，我心赞童孟侯老师是个活在俗世里的通透人！此次嵊州行，老友们乐不思返。嵊州古谓“剡”。套用一下李白赞嵊州的诗句作结语：“此行不为鲈鱼鲙，自爱名山入剡中。”



七夕会